

篱笆·女人和狗

韩志君 韩志晨 著

篱笆·女人和狗

韩志君 韩志晨 著

编剧：

韩志君

韩志晨

导演：

陈雨田

总筹划：

李宝侠

金和智

剧本责编：

唐浩



《篱笆、女人和狗》剧照





主 演：

田成仁	吴玉华
刘莉莉	王建国
杨树泉	鞠庆洲
张英红	张 晗
于沈元	张庆春
傅 英	罗啸华

《篱笆、女人和狗》剧照



一部优美而洋溢诗情的剧作（代序）

杜高

我们的许多天才的戏剧先辈总是不忘提醒年轻的戏剧诗人们：千万不要抱怨现实生活没有诗意。歌德说过，戏剧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发现一个引人入胜的侧面，把它构成一台动人的戏剧。因为他有能力看出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意义，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织成一个意义更大的戏剧情节。日常生活中一个具体的特殊的情境，通过诗人的情感体验和他的艺术表现才能，变成了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然后千千万万个观众也受到了相同的感染。所以真正优美而洋溢着诗情的戏剧，既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机械模仿，更不是作者主观的臆造，它们只能是勤于探索的诗人们，潜入看似平淡、实则多彩的人民生活，用他们的心灵创造出来的美丽果实。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部像现实生活一样朴素、丰富、充满情趣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从作者孕育它，导演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形象化地展现给观众，演员们把自己化身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角色，最后博得成千上万城乡观众的热烈喜爱，似乎都在有意地向我们证实上述艺术法则的真理性。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电视剧刚刚在我国文艺园地萌芽，一些具有历史眼光和丰富艺术知识的戏剧家，就预见到电视剧将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他们的预见是有历史依据的。戏剧在人类艺术中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戏剧通过演出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这个时代的文艺，因而也成为人民群众检验和推动文艺进步的最好的方式和途径。戏剧固有的综合性使它显得比其他艺术更优越，愈到近代，戏剧所综合的艺术因素愈广泛，戏剧便也愈进步。电视剧这个新的艺术形态出现后，人们敏锐地看到通过电视这个现代的神奇传播媒介，戏剧和群众的接触变得空前地密切和广泛起来，电视剧所综合的艺术因素也变得更加丰富而多彩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篱笆·女人和狗》，由于它所描写的生活内容的现实性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的，由于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和语言的生动性，以及充满着浓郁而新鲜的农村生活气息，使得它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和亿万中国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和艺术感染。它所达到的社会普及的广泛程度，是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于达到的。这也向我们证实了上述预见的正确性，电视剧确已成为我们时代最为广大人民所需要的

艺术。

电视剧在我国蓬勃地发展起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篱笆·女人和狗》正是这一时期中出现的一部有独特价值的重要作品。它的年轻的作者的确是我们这个光辉的时代培育的、带着时代的新风采、有着深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又才华出众的戏剧诗人。《篱笆·女人和狗》是作者孕育的巨篇——“农村三部曲”的第一部。

这“三部曲”的确是一幅描绘当代中国农村变革生活的史诗式的长卷，我们的年轻诗人正在以何等令人钦佩的魄力和何等令人歆羡的才华建筑起一座艺术的大厦！正因为这样，现在全面评价这部作品为时尚早。但我相信，当“三部曲”全部完成后，定将出现有深刻理论见解的艺术评论。我在这里只讲一件小事：不久前我会见了一位久居海外回国探亲的老友，他惊喜地看到他的古老的祖国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想重新认识他的祖国，但他不想去读那些印着各种统计数字的文件和材料，他想到了文艺作品。他要我介绍他看几部真实地描写中国现实和人们心态的作品。我送给他一套《篱笆·女人和狗》的录像带。两天以后，这位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他独自关在屋子里，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完了这部电视连续剧。他对我说，他被这个戏吸引了，他看到了一幅中国北方农村真实的生活图画，他感到异常的亲切和生动，并且受到了感动。他说，这部作品是中国农村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缩影，茂源老汉的封建式旧家庭的溃裂，使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向现代化的转变，他不仅看到了这个农家里的成员们精神世界里掀起的波澜和周围人们不平静的心态，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现实的经济生活的方式。他说，葛老汉的个人命运是很悲苦的，他对爱情的渴望受到这个家庭氛围沉重的压抑，但这个家庭的分裂对这个老农来说的确是痛苦的事，作者似乎想要我们同情他，但作者终于又让他的这个旧家庭破裂了，因为作者清醒地看到了这是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进步。我很有兴趣地静静地倾听着这位朋友滔滔不绝的议论。我觉得我无须再补充什么了，他已经完全看懂了并且理解了这部作品。这时我想起了恩格斯当年赞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那些名言。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使他获得的法国社会的实际知识，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因为巴尔扎克真实、生动和深刻地描写了法国社会生活。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同情和政治偏见，给注定要湮灭的贵族们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而赞赏了真正能找到未来的新人们。恩格斯认为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现实主义是有力量的。我从这位朋友看完《篱笆·女人和狗》以后所得到的艺术感受和对中国现实生活的理解里，看到了这种力量。

《辘轳·女人和井》是剧作家韩志君继《篱笆·女人和狗》之后的又一部连续性的剧作。他的整个艺术构思是完成一个大主题下的三部曲。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戏剧，

又是一首时代的诗篇，具有较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概括性。它展现着农村日常生活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充满着丰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整个戏都是围绕茂源老汉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变化和他周围的人们各具特色的个性描写而展开的。但是观众却能够从每一个人物的人生命运中，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奔涌，看到中国农村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中，每前进一步，都要同旧的势力进行怎样艰难而痛苦的斗争，历史的进步又包含着多少沉重的、悲剧性的内容呢？正因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矛盾，生动的情节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完美地融合在艺术形象的描写中，所以这部作品受到了城乡广大观众的喜爱，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一定的深度。这部电视剧描写的虽然是东北农村一个农家变革的故事，但南方农村的观众，而且城市各阶层的观众普遍地引起了强烈共鸣，这是因为茂源老汉和他周围的人们发生的新观念与旧道德之间的激烈冲突、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活跃的经济生活形成的尖锐矛盾、孤单的老人对爱情的渴望与旧的封建意识的重压、逐渐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对更高层次精神境界的追求，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激起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人们之间的竞争……这些现象和矛盾，对于变革中的我国社会具有着普遍的意义。在人物个性刻画中，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把握上，表现出了我们民族的特有的心态。

高尔基曾经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作家尖锐地批评近些年来我国电影创作不重视民族语言的倾向：“许多影片，基本上都说的是外国话。不是说人物说的词不是中国话，而是整个电影语言是外国的，其中的故事也是创作者用外国的思维方式编造的、披着中国外衣的外国故事。真正民族的东西没有得到重视。（1991年3月10日《中国文化报》第三版）”这位作家批评的这种现象，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也是经常可遇见的。正因为这样，我觉得韩志君同志在文学语言上下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尤其可贵。韩志君长期深入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民的心理和语言，这使得他创作的电视剧在语言的运用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化的风格。广大农村观众喜欢看这两部电视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它的语言所吸引，他们感到真实亲切和生动。阅读这个剧本是一种很大的愉快，这里充满着富于情趣和表现力的语言，它们既是生活化的，又不是粗俗的；它们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是个性化的和含意丰富的。语言的成功，无疑是使这部电视剧获得较高的文学性、文化品位，使整个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重要因素。

因此，这部电视剧刚刚播出便激起了评论家们的研究兴趣和评论热情，是很自然的。

我深深地感到，只有一部内容丰富、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才能吸引评论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究和开掘，从理论的高处认识这部作品的价值。

目录

代序

一部优美而洋溢诗情的剧作 / 001

篱笆、女人和狗 / 001

后记

用醇酒熏醉观众 / 208

篱笆、女人和狗

片头字幕衬底

一条曲曲弯弯的村街。

村街两侧，是一个又一个用篱笆扎起来的小院儿。

篱笆。

篱笆。

篱笆……

这各式各样的篱笆圈出来的小院儿也是各式各样的。

茂源老汉的小院儿，就夹在这些篱笆小院儿中间。它四周是干打垒的齐胸高的土墙，土墙上的矮篱笆，是用柳条儿精心编成的。

一条老狗，卧在院门口，它的名字叫花妞儿。

花妞儿似乎听到了什么，扭过头，向院内望。

一个挑着大水桶的女人那长长的影子，渐渐从院门口伸出来。花妞儿赶忙从地上站起，跟着那女人的影子朝前走。

她和它的影子。

斜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长长的影子，渐渐接近了井台。

古老的井台；

沉重的辘轳；

摇头摆尾的花妞儿；

女人的背影，还有她的手。

辘轳，被缓慢地摇动起来。

它在转动。

它在转动。

它在转动……

第一集

—

车轮。

马蹄。

鞭声。

铃声……

一辆四匹马的胶轮大车，行驶在残阳晚照中的曲曲弯弯的村街上。车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庄稼汉子，身着一套旧裤褂，头戴一顶破草帽儿，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一道又一道的篱笆墙和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小院儿从他身边闪过。

“吁……”他把车停在了茂源老汉的院门口，腾身跳下车耳板，一抖腕子，“啪”地甩了声炸鞭，然后冲着院门口兴冲冲地喊了一声：“爹！”

小院儿静静的，没有一点儿声响。

他狐疑地朝院里望了一眼，又喊了一嗓子：“小龙她妈！”

依旧没有回声。

“咦？”他有点纳闷儿，忙把鞭子插在车辕上，想进院儿。

就在这个时候，从西边邻院的篱笆墙上探出两个脑袋，一个是巧姑妈，一个是贾半仙儿。贾半仙儿是个精瘦的老头儿，头发、胡子都是黄的，脑袋就像柬埔寨的那位宾努亲王一样总是来回晃个不停。他晃悠着脑袋说：“呀，是金锁啊，你拉脚才回来？”

金锁：“贾大爷，我爹呢？”

“你爹？”巧姑妈抢答，“今儿晌午，叫老三媳妇给气跑了！”

金锁一惊：“唔？他上哪儿去了？”

巧姑妈：“一出院儿，就直奔河边去了！”

金锁着急地：“我们家人呢？没去找吗？”

贾半仙儿的脑袋，这时晃得更欢了：“怎么没找！闹腾一后晌了，连个影儿都没见！”

金锁一听，登时慌了手脚：“贾大爷，你帮我经管经管车，我去看看。”他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卸下了里套的那匹海青马，一翻身，跃上了马背。

风吹过来，掀掉了他头上的那顶破草帽儿，露出了他那剃得发亮的头皮。但他却似乎并没有觉察，两腿猛地一夹，那马便像箭一样射了出去。

二

急促而纷乱的马蹄。

金锁骑着马，神情焦灼地奔跑在暮色苍茫的喜鹊河边。

他勒住马，扯开嗓门喊：“爹！”

旷野上，只有他自己的回声。

他纵马朝前跑了几步，又扯开嗓门喊：“爹！”

从一片苇塘中，惊起了几只野鸭子。

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又失望地驱马向前狂奔。

“呀，金锁！”

突然，从马前的一簇草丛中钻出了他的妻子马莲和妹妹香草，惊得那马一声长嘶，扬起了前蹄。

他赶紧勒住马，俯身问：“还没见到影儿？”

“没。”马莲抢先回答。她是一个嘴大、鼻子扁、眼睛小的四十多岁的女人。

金锁朝四周望了望，然后又俯下身问：“咱爹，到底为啥生这么大的气？”

马莲：“就因为枣花提出要跟铜锁离婚。”

金锁惊讶地：“离婚？！”

“那还不是因为我三哥总欺侮人家！”香草赶忙为枣花辩护。她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长得挺清秀。

金锁一听，沉重地摇了摇头，然后十分焦灼地：“爹能到哪儿去呢？”

马莲想了想，说：“小龙她爹，你说……咱爹会不会那个啥……？”

她说，用手指了指身边的喜鹊河：“要不，你骑马往下走走，看回水弯儿那地方，有没有尸首什么的……”

金锁听她这样说话很气恼，立刻瞪起眼珠骂道：“去你妈的！你不会说话，就他妈的别说！”

马莲吓得赶忙把后半截话吞了回去。

金锁依然余怒未息，还想再骂，香草忙出面劝阻：“哥呀，我看你先别急着生气发火了，还是赶快找爹吧！”

金锁狠狠地瞪了马莲一眼，沉着脸拨转了马头：“我朝南，你们朝北！”

他向前走了几步，又勒住马，气鼓鼓地：“枣花呢？”

马莲用手向远处一指：“她在那边。”

金锁皱起眉头，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

三

在喜鹊河边的一大片柳树毛子里，枣花在踉踉跄跄地奔走。

“爹！”她停下脚，喊了一声，声音焦灼而凄楚。

回答她的，只有河水的低咽。

她拨开柳树毛子，向前走了几步，又嘶声喊了起来：“爹……爹！”

暮色沉沉中，她的喊声在旷野上回荡。

四

村头的一座小屋，屋檐下伫立着一个四十八九岁的女人。她是枣花娘。

这座小屋离河边很近，枣花的呼喊声从对岸隐隐地传过来。

枣花娘向喊声传来的方向，焦灼地张望着。

五

枣花蹚着水走过一片长满了水葱、蒲草和塔头墩子的沼泽地。

“爹！”她又用力喊了一声。

这时候，从远处，从野羊滩上，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叫。

她仔细听了听，不由得心中一喜，急忙朝那个方向奔去。

六

花妞儿“汪汪”地叫着。茂源老汉头枕着一块塔头墩子，仰面朝天躺在一片草丛中。

暮霭中的野羊滩，沉默、空旷，像一片灰黑色的海。

一只孤独的老鹰，在野羊滩上盘旋。

茂源老汉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花妞儿依然“汪汪”地叫个不停。于是，他懒懒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这老汉，约有五十七八岁，身着一套玄色的裤褂，背上浸着汗渍。他面容黝黑、清癯，脑袋剃得发亮，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头皮上浮着一层油，他的那双眼睛，不算大，也不算小，但却深藏在细密的皱纹中，好似两眼井。

他从地上坐起来，一伸手，把花妞儿揽到了自己的怀里。可是，那花妞儿却又从他的怀里挣了出去。它支棱起耳朵，听了听，然后就把腰一弓，箭一般地飞走了。

七

花妞儿跑到枣花的身边，亲昵地叫了两声，就掉过头往回走。

枣花紧紧跟在它的身后。

八

茂源老汉默默地坐在草丛里。

枣花跟着花妞儿来到他的身后。

“爹！”她站住了，轻轻唤了一声。

老汉既没有回头，也没有吭气。

“爹！”枣花又唤了一声。

老汉依然沉默。

枣花也不再说话了。她低着头，站在他的身后，用手拧着自己的衣襟。一直过了好半天，她才又开了口，那声音低低的：“爹，都是我……不好，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我和铜锁……不离了，就……这么……过吧。爹，您别再生气了。这儿凉，您又饿了一天，走……回家去。我说话算数，一定不离了。”

不知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像是在祈求，又像是在哭诉。

老汉的屁股微微欠了一下，然而却没有站起来。

枣花也沉默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茂源老汉才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脑袋依然没有掉过来，声音沙哑而重浊：“谁叫你来的？”

“我自己。”

“那……你先回去。”

“不！”枣花执拗地说：“我跟您一块走。”

“唉，叫你先回，你就先回去。”

“爹，您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老汉不再吭气了，他耷拉着脑袋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也不同枣花打招呼，就倒背着手，慢慢地往回走去了。枣花带上花妞儿，在后面跟着他。

九

一座古老而破旧的石桥。

茂源老汉、枣花和花妞儿默默地走上石桥。

桥下的河水也仿佛有了沉重的心事，在静静地流淌。

满河的月光、星光和遍地的蛙鼓。

桥那边的村子里，不知谁家的狗叫了起来。花妞儿向前跑了几步，超过了枣花和茂源老汉，然后站住了，竖起了耳朵。但是，它没叫，只是回过头来，摇了摇尾巴，瞅着自己那两位一声不响的主人。

十

桥头。

马莲和香草突然钻了出来。

马莲惊喜地喊道：“爹！”

茂源老汉头没抬眼没瞧，径自朝前走。

这时，马莲却扭过脸去，咧着大嘴喊了起来：“小龙她爹！小龙她爹！咱爹没死，他回来啦！”

从远处，传来一声长长的马嘶。

十一

金锁跨着马，飞速地从远处驰来。他驰到茂源老汉身边，飞身下了马，亲亲热热地喊了声“爹”，然后就把冷冷的目光射向了枣花。

枣花在他的逼视下，低下了头。

金锁生气地吼道：“我这么几天没在家，你们就把爹给气成这样，像话吗！”

枣花的头，垂得更低了。

茂源老汉瞥了一眼枣花，然后转过脸，不悦地看着金锁。他突然冲金锁吼了一嗓子：“你在这儿耍什么威风！啊？！”

金锁吓了一跳，不敢再吱声。

茂源老汉把手一背，继续朝前走去。

金锁牵着马，同枣花、马莲、香草和花妞儿一起，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十二

茂源老汉走到离枣花娘那座小屋不远的地方，朝那边看了一眼。

小屋里亮着灯。枣花娘依然站在屋檐下，正朝着这边引颈张望。

茂源老汉慌忙扭过脸，低下了头。他眼睛盯着脚下的村街，慢慢地朝前走。突然，他站住了，头也不回地吩咐道：“枣花，回去……看看你娘。”

枣花这时也停住了脚步。他的话，她听清了，但是，她没动窝儿。

“回去，听见啦？”他又把话重复了一遍，声音很低，但很坚决，一点儿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花妞儿听懂了他的话。它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一扭头，飞也似的跑向那座小屋，跑向了屋檐下的那个女人。从那边，传来了它亲昵的叫声。枣花呢，却仍在踌躇。

就在这当儿，从小屋那边传来了枣花娘的喊声：“枣花……枣花！”

茂源老汉：“你娘喊你，听见没？”

枣花犹豫地：“爹，我……？”

“回去！”茂源老汉低吼了一声，“叫你回去，你就赶快回去！”

枣花只好慢慢地转过了身子。

十三

“娘！”枣花坐在炕上，瞅着娘，忍不住眼泪成串地掉了下来。

“唉，枣花啊！”娘一边替枣花揩眼泪，一边开导她，“你……心里喜欢小庚，娘知道；你跟铜锁在一起心里泡着黄莲水，娘也知道。可是，枣花，你在这件事上，千万听娘的话，别太任性，别想个啥就是个啥。女人，就是这个命，谁不认也不行。嫁鹰跟着吃口肉，嫁狗跟着喝口汤，自古来就这样。铜锁他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条，他是你的男人。家有贤妻，男人在外不做横事，你得好好服侍他。他闹，你别闹；他骂，你别骂；他打，你别打。他喜欢喝口酒，碍你什么事？现在，手头也不紧了，你就叫他可劲儿喝吧！他家哥们儿多，几股都在一块儿过。你说话办事小心点儿，别让妯娌背后笑你不懂事。”

枣花低着头，不吭气。

“唉，枣花啊！”娘瞅她一眼，又继续开导她：“不是娘心狠，不是娘养活不起你。只要人家说一声你不好，不要你了，娘二话不说，立刻就接你回来。娘这把老骨头还一时半会儿进不了棺材，还有力气养活你。可是，这话人家没说，是你自己提的。你这不是冒傻气吗？离婚的事，可不好说着玩的。一是根本离不了，二是真离了，你咋办？还不叫乡亲们在背后指着你的脊梁骨骂！”

这时，枣花缓缓地抬起头来，嘴儿紧抿着，泪水却又潜潜地淌了出来。娘看见了她的眼泪，心里很酸楚，连连撩起衣襟揩眼角，许久没有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伸出瘦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理着枣花的头发，低声劝慰道：“枣花，别哭，别哭了。你一哭，娘心里就更难受。你要想开点儿，别总寻思那些伤心的事。跟铜锁，就对付着过吧……”

枣花娘说到这儿，怎么也说不下去了，竟无语哽咽起来。枣花一见娘哭了，忙把自己的泪水擦干，走过来，双手扶住娘的肩头。这回轮到她劝娘了：“娘，你别难受，我相信你的话，跟铜锁……不离。这事咱是主动的，咱不再提了，事儿就了啦。刚才，在野羊滩上，我当着公爹的面，下了保证，不离了，说不离就不离了。娘，我在那边，你不要惦记。公爹待我好，铜锁他……也行。”

枣花这样说的时候，有意地对娘启齿一笑。然而，她那笑容，却极惨淡，眼泪差一点儿又淌了出来。

枣花娘一见女儿这个样子，心中非常难受。她把枣花揽到自己怀里，说：“枣花，人世间的事，不顺心的多，顺心的少。你遇事，要想开些。你想开了，娘也就放心了。现在，吃穿不愁了，日子也宽绰了，别再胡思乱想，就真心实意地跟着铜锁过吧！咱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公爹……他……这些年……对咱……”说到这儿，她声音发颤了，

“枣花，无论如何，要对得住……你公爹……”

十四

茂源老汉闷着头儿坐在院门口的井台上，吧嗒着手中的小烟袋。

金锁蹲在地上劝他：“爹，你老人家千万别再生气，生气伤身子。”

茂源老汉一声不响。

金锁继续劝他：“爹，叫我说，你就放宽心。虽说咱铜锁有点儿不争气，枣花配他是有点白瞎了，可她想要离婚，也没那么容易。您想啊，您是一家之主，我们哥儿四个我又是老大。咱爷儿俩不吐口，她离得了吗！”

茂源老汉依旧一声不响。

金锁瞅瞅爹，还想再说什么，这时却见银锁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一路响着铃儿，沿着村街飞快地驰来。他三十多岁，身前身后各挎着一架照相机，他骑到家门口，一眼瞥见了茂源老汉和金锁，就朝井台这边拐了过来。

“爹！”他一跳下车，就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今儿个，我照了十二张，挣了九块六，交账——”

茂源老汉抬起头，一双小眼睛，紧紧地盯住了银锁手中的那几张钞票。

“您点点。”银锁说着，又往前走了两步，把钱朝茂源老汉递过去。

十五

“就这么几个钱?!”西厢房内，巧姑从银锁手中接过一小沓钞票，满脸不悦。这巧姑，是一位相当俊俏的小女子，一双杏核眼，两片薄嘴唇，皮肤特别白净。此刻，她正坐在炕沿上洗脚。她把两只脚泡在水盆里，一边数钱，一边盘问：“你总共照了多少张?”

银锁：“十四张”。

巧姑瞥他一眼，没说话，顺手抓过他的照相机，飞快地看了看后面的“小红窗”，然后抬起头，逼视着银锁：“多少张?”

银锁支吾地：“是……十四张吧?”

巧姑冷冷一笑：“你唬谁？你今天照了十九张！你又交给你爹九块六！”

银锁登时无话可说了。

“哼！”巧姑把手中的钱往炕上一摔，“你可真够大公无私的了！”

银锁瞅瞅她，没敢吭气。

巧姑斜他一眼：“我问你，咱家这大锅饭，到底吃到啥时候是头?”

银锁沉默不语。

巧姑又斜他一眼：“你怎么不说话?!”

银锁嘿嘿干笑了两声。

巧姑：“你笑啥?”

银锁：“我笑你。”

巧姑：“笑我? 笑我什么?”

银锁：“我笑你猴儿养孩子不等毛干!”

巧姑：“唔?”

银锁：“你呀，性太急了!”

巧姑：“我还性急? 分家这事，我少说也跟你叨咕半年了，可你呢? 三扁担压不出个屁来! 一到你爹跟前，像个避猫鼠，连提也不敢提。”

银锁辩解道：“巧姑，我不是不敢提，而是……那话，真不大好说出口!”

“有什么不好说的?”

“唉，”银锁长长地打了一个唉声，颇有点儿动感情地说：“爹从小把我拉扯这么大，不易啊!”

“就拉扯你一个?”巧姑很不以为然，“铁锁是爹的小儿子，是他的心尖儿；小时候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现在怎么样? 今年考大学，明年考大学，一考了三年，没往家拿过一个子儿! 铜锁也比你小吧? 他吃的苦没你多，为这个家做的贡献没你大，可人家的地位就比你高。现在仗着每天出去卖几块豆腐，就不知道自己老大贵姓了，整天泡在酒缸里，连家里油瓶子倒了他也不扶。他的那个媳妇，带头闹离婚还不算，而且自己留心眼儿，背着大伙攒小份子。”

银锁不胜惊讶地问：“有这事?”

“当然啦!”巧姑故意闪烁其词地说：“人活着，不能昧良心说话。你不信，咱就打个赌吧，包括大嫂在内，她们哪一个手里也少不了千儿八百的。我呢? 总共才攒了几个钱?”

银锁眨巴着眼睛，不吭声。巧姑见他不说话，便又朝前逼了一步：“告诉你，这种亏我是不能再吃了。你赶快跟爹把话挑明：分家! 她们有阳关道任她们走，我自己的独木桥我自己行。你瞧人家东院的小庚，不就是一个人扛大旗吗? 又养鱼，又种树，银行里至少存着几万块。咱们不缺胳膊，不少腿儿，凭什么在家里当小媳妇?”

“你说分家，我同意。”银锁面呈难色地说，“可是，巧姑，你多少也得容我个空儿啊!”

“我还没容你空儿? 我等你多久了?”巧姑眯缝着那双很好看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银锁。她有点真生气了：“葛银锁，我不是拿话吓唬你。如果你不把这个家给我分开，我就学枣花。咱们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谁也别耽误谁!”